

〈中年換牙的健豪〉

術前，醫生說明著，健豪的齒槽骨硬度比較硬，所以要鑽比較久，別人植牙約需三十分鐘，健豪的植牙則要四十五分鐘。

躺在診療椅上，健豪一度想逃離，但逃離又能如何呢？索性躺平，世界上最公平的就是時間，時間就是會流會動會分秒前進，躺著鑽洞的四十五分鐘總會過去，更何況還有麻醉。

醫生輕抹上表皮麻醉，然後注射，針刺入後一陣痛後，痛消失後，剩下微淡苦味。然後，醫生開始動工。

轉速 2000、轉速 1500、或轉速 1200，破壞著骨頭。醫生時不時地停下來，健豪張開的口得以暫時休息，鬆緩下巴，然後再張開。

電鑽聲音在健豪口腔內迴盪撞擊，腦袋成了共鳴室，鑿空所有思緒。

這種喻然，像極了那一天。

父親攜錢離家的那一天，健豪的腦袋裡都在作響。

牙橋掉下時，健豪正在吃晚餐。

長褐木桌上擺了四道菜，甜豆洋蔥咕咾肉、煎蛋豆腐、芹菜炒高麗菜、燙青花菜，就讀國二的兒子已匆匆用過並趕往數理補習班，老父也已食過，盤裡菜肴擺放如散置的拼圖。

他先吃青菜，再夾起一塊橘紅咕咾肉，咬嚼鹹甜肉塊時，突然一陣異感，彷彿石頭滾動。他吐出一口半碎的肉塊，裡面雜著一排牙橋。

他驚極！舌頭探索著那牙橋應在的位置，空盪、崎嶇，到底剩下什麼？

不顧腹內尚飢，匆忙漱口、帶著牙橋，七點三十分，直接趕往牙醫診所，排隊插入醫生滿診的空檔。

醫生看了看、摸了摸，照了電腦斷層，檢測牙床的狀態，量測神經走過的路徑，然後評估。緊急處理，黏回，約診後續的換牙。

回家後，他驚悸尚在。妻沒看到他的臉色，直接抱怨「桌上怎麼還一堆菜！」他解釋，妻「嗯嗯」兩聲，一句「保重」，再一句「你爸又把馬桶尿得到處都是，等一下自己清一下。」然後轉身進房。

他不怪妻冷淡，是他決定收容老父，妻為此生氣。

一桌菜早已冰冷，他也沒有入口的慾望。傾倒盤菜，洗碗擦桌。然後刷沖馬桶，用濕抹布擦拭座墊。沒有咒責。

一整個晚上，他都在小心舔舐著那排暫時黏回的牙橋，一些殘膠滋味。

母親娓娓敘來，年代已久的那些鄉間童年裡，阿叔講，牙齒上有一層護膜，不可以刷除。鄰坊說，小孩牙齒要勇，需吃香蕉。老了的母親回憶阿叔的那一口黃牙參差不齊，甚是嚇人。識字不多的母親說著那些牙齒保健知識，卻是歪扭的方法。

高三那一年，做工的母親拿出藏在壁角的錢，整理健豪的齒牙。

右邊四顆一排的牙橋，大小臼齒在除濁挖鏽後留下薄壁，裝置牙套，咬合至今。中年微老後，牙齦明顯退縮，齒縫中穿著細細的風，食渣隨餐積存。牙橋傾頹，於食中掉落，突然就到了該汰除的時候。

健豪的十五歲，幾顆牙搖晃的那幾天。

健豪的父親長年赴都市工作，當建築工人，時不時地寄薪水回家，不固定地返鄉。回家後，父親慣常外出，深夜返家時，有時樂陶，有時氣惱。

那一次，父親由外地工作回來，母親燒了幾道鹹香好菜，晚上的和樂卻只到八點。客廳裡喧擾著，母親阻止著什麼。後來，健豪的父親近晨方歸，一身酒意，伴隨眼睛裡的紅怒。

母親惶極，口裡嚷著：「不可以，那是健豪的牙齒，那是健豪的牙齒，不可以……。」

父親緊抱著小包，大聲怒叫：「錢，我再賺就有了，我就靠這包，我一定會贏回來，我一定要贏回來。」

母親伸手撈著，身子攀在父親身上，父親揮落不去，幾個斥責呵怒，繼而一個巴掌打落。

已醒的健豪立刻向前，伸手隔擋。父親力大，幾個拳頭毫無客氣，擊打健豪的頭顱。幾個揮擊之後，健豪與母親逃回房間，關門，怒狂罵罵透門而來。

健豪頭暈，下巴高腫，牙齦處痛，驚地發現相偕的犬齒門牙竟略微搖晃。整個早上，他閉著嘴，讓舌牙安貼。母親瑟縮在床，頰上巴掌紅印顯然。

當天日頭炎熱，屋子卻浸漫涼意。父親未回。

賭場的人隔天來了，幾具身子黑衣凶惡，見母子倆額上臂上烏青處處，家簡屋陋，撂下幾句狠話。後來又來過幾次，在小屋裡四處執棍敲打牆壁，惡聲訊問。健豪照實回答，父親許多日子未歸，不知去哪裡了。幾次之後，賭場的人不再威逼，嘆幾口氣，揮揮手，擺身而去。

烏青的日子裡，疼痛漸緩，牙齒不再搖動。

到了過年，父親仍未回，遲疑中等待的日子過得緩慢。有親友傳來消息，父親當晚欠下的賭債過多，逃命去了。

健豪的母親省吃儉用，偷存的錢藏在壁角。那年，他開始抽高，隔年，他上了高中，穿上卡其黃的制服，用功讀書。

父親失蹤後的第十年，健豪出社會賺錢，糊口養家。結婚前，和母親一同去申請了父親的法定死亡。沒想到，去年初夏，老父歸來，死而復活。健豪在盤算經濟後，選擇收容，而不是將老父送往安養院。

健豪總是晚上回診。

白天工作繁忙，職稱是核保部資深副理，一張一張保單瀏覽過眼前，檢視著每份身體，理賠著眼鼻膚耳的可見及可判，想像著臟器的不可見及腐變痛疼。一開始審單時，觸目驚心。直到熟悉了那一份份文件裡的病老死，麻痺似了地看著常態成疊的各種人生，審視那些證明單、理賠單……。

牙齒保單是這幾年的產品。再怎麼認真刷牙，總有過與不及。重一點，牙齦受傷萎縮，輕一些，牙菌斑便潛藏在細縫作怪。而中年的牙床常常萎縮，不復青春堅實。膠原蛋白流失於表相，而牙床、軟骨、韌帶這些容易忽略的，常是等到疼痛才發現存在。

醫生問，健豪晚上睡覺是否會磨牙。健豪想想，才發現自己老緊閉牙床。尤其在社工攜老父歸來後，下巴似乎酸疼許多。

老父歸來時，已然老了大半，一時之間，他皺眉眯眼認不出來，後來老父喊他的名「健豪」，他才認出眼前半駝的老人。

二十八坪老公寓的空間不多，健豪將儲物用的後陽臺重新裝潢，架高的木榻，新裝的窗戶，讓老父容身可睡。老父點頭，感激健豪願意收窩他。

老父沒有任何保單。健豪帶陌生的老父做了一次簡單的健康檢查，腎功能末期、血糖不穩、白內障……。最先整治的，是那紅腫的牙齦，醫生說是嚴重牙周病。老父一口的牙已缺了六顆，動搖了三四顆。老父不打算植牙，說了，等牙齒掉光了，就裝活動式牙套。

或許是老父離家的時間太久，或許是健豪的能力已自立，讓他幾乎忘了童年與青春的黯懼。也或許是老父已衰，氣勢背臂已迴然於記憶中那狂壯模樣，他無法重疊起眼前與過往，已蒼老父與中年父親。

收容著面容依稀的老父，像是收容一個不熟的遠親。妻與兒亦如此看。

健豪陪同老父幾次回診。最近一次，老父顫抖著手拿出一個小長方褐黃拉鍊包，微厚。

老父語音模糊地說：「這些錢快十萬元，是給你的，給你做牙齒。」

健豪突然一陣怒火，沒有接過，揮著手，說：「不用，十萬元，光是你的小房間，木板架高，裝窗戶，買床，買被子，就不只是十萬元。」

老父顫著手，把褐包放在電視櫃子上。健豪一把抓起，幾個步伐到小室門口，把褐包丟了進去，悶擊聲裡混著硬幣鏽鏘。

槁瘦的老父站在客廳抖著身子，背著光的他臉容褐闇。

中秋近了，妻愛吃知名月餅，健豪排隊購買月餅時，看到一攤甘蔗汁，順手買了杯冰的，大杯。

健豪憶起已淡往事，曾經有一個重重的巴掌，拍搖了他的一顆牙，在一句稚語後，沒多久，那顆牙在晚上就掉了。

「還好是乳牙。」母親說著。

八歲的健豪頭暈了一個晚上，隔天早上，母親帶著他上一間診所，說健豪跌倒，撞到頭。醫生查看了一下，看了健豪臉上隔宿猶存的大半紅腫，沒多問什麼，吩咐護理師擦了一下藥，然後幫健豪打了一劑防腦震盪的針。

那一句稚語僅現一次：「爸爸，我想要跟你一起去賭場賺錢。」

回家後，健豪把甘蔗汁放小室木榻上，淡淡一句：「中秋節快樂。」

老父抖著手持杯，一口一口吸著，拿著褐包，欲言又止。

牙橋正式拿掉那一天，醫生審視尚可以用的牙齒。

拿來做為牙橋樁腳用的小臼齒，已然於多年前刨除了蛀蝕的表面，僅餘細細一柱，於溫暖口水中佇立。醫生再度磨除那些鏽損，重新安裝金屬柱心。

張了太久的口，面頰微酸。醫生貼心，三不五時就讓他閉口休息。

常常在綠色洞布罩蓋上後，健豪的腦內就流動往事。

老父對吃食並無要求，健豪衡量自己能力。白天出門前煮一鍋白飯，搭配肉鬆跟海苔鬆，供老父食用早午二餐，若要菜肉，需待晚間。老父早上用餐時，都會說一句「謝謝。」

母親病榻臨終前，在短暫清明裡，亦是一句「謝謝。」

十年前，母親子宮肌瘤癌變，健豪明白，那是母親長年積累壓力及操勞過度所致。母親拒絕進一步治療，不到一年，即於渾身苦痛及譫妄囁語中往生。

母親來不及享足夠的福啊……。

綠色洞布罩下，健豪眼角滑落一滴淚，鼻頭汨冒著酸。

醫生說了什麼，健豪沒聽清楚，器械鑽著，管子吸著口水。護理師拿掉布罩，健豪鼻頭尚紅，醫生緊張地探問：「會痛嗎？」

健豪吸了吸鼻子，回答：「沒事。」

回到了家，老父已睡，枯瘦四肢裡蜷伏著佝僂身軀。一股惑疑恨悔湧生心中，為什麼老父僅是退化？而非臟變？天地的福禍規則為何？

排了行程，動了牙齦移植手術，以補足牙肉。

動手術前，護理師解釋著手術會從上顎取兩塊肉及皮，就像嘴巴破了個洞一樣，是小手術，小肉塊會補在牙床上。健豪感受並猜想著醫生用著什麼器械在刮他的骨頭？然後，縫線穿來穿去，在他的口中拉扯著無感。

手術後，麻藥消退，兩個比想像中深層的洞浮現疼痛。其實，並不僅是淺層表皮破皮，而是更深層的疼痛，缺了肉的傷口。

五天的止痛藥和抗生素，避免術後感染。

他輕輕用舌頭碰觸那貼合傷口表皮的膠原蛋白，薄薄的異物感。

原來，咀嚼咬食也僅僅只是焦點於味道的混融，觸感僅在牙舌間運作。這一次，那發作中的疼痛是最靠近表皮的體內觸覺。

他閉著口，沉默，不想扯動那些暫時被縫線牽制的新肉舊肉。

傷口比想像中復原地還慢，手術後的虛弱也比想像中多。請了二天假在家遠距工作。健豪煮了二天的粥，放涼，配肉鬆，他略嚼即吞。老父一同早午食粥，並未多言。

老父大半時間躺臥於小室木榻上，不開燈，僅有窗戶透光，薄照床上人身。健豪看著老父有時蹣跚到前陽台，腳步似乎踉蹌。

老父有時問候健豪一句，疲倦中的健豪搖手不回。

術後一個星期回診，確定口內無感染，約診兩個星期後拆線。

健豪感受著一小塊疼被塞在右下頰，牙齦的下方，如果他托腮，右手觸頰之處即是疼痛的所在，他小心不碰觸，以免擠碰傷口，增加發炎。

他張口看到縫線下的黃白色塊，陌生的存在，憂心隨塊而存，但隨即一想，逐漸淡然的疼痛也許正是復原進行中的提醒，無需過慮。

連著兩個星期小心刷牙時，健豪想著老父神態，既熟悉又陌生。父子間的互動有距離，而且是冷冽的距離，誰拉出的？是誰斷然丟下一家的空盪無依？健豪不會原諒那些紅腫，也不會遺忘那些閉口咬牙的艱辛。

兩個星期後，回診前兩天，口腔上顎的縫線突然不見了。

午餐時刻，邊吃便當邊審案件的健豪還感受到縫線在濡濕的口內，隨著食物切塊磨渣後而晃擺，然後在某個專注或閃神的時刻，竟然就這樣消失了。舌頭在潤滿滋味的口腔內小心地舔舐上顎，一片微凸不平的滑潤，無甚痛感。

他心裡一陣狂喜，傳訊給妻，妻回「恭喜」。

晚間，回到了家，喜滋神色入了家門，老父坐在客廳，看見，略微白濛的眼神裡閃著探問，老父問了一句：「什麼事這麼開心？」

健豪拉垂下臉，不語。

老父見健豪冷淡，眼神失望，微張著口，慢慢轉身，扶著牆壁步回小室。

往事已回，淡忘的痕跡慢慢浮晰，如滲了水的報紙，透出另一頁的從前字句。健豪內心一陣惑惘，他並不覺得快意，反而有種難受的束縛收緊了他的胸口，他深吸了一口氣，再慢慢吐出來。

當晚，依約探望的街友社工來訪，一位女性，俐落短髮。來訪時無需記錄，純粹拜訪老友，社工這樣說著。

「他平常很配合，有時候當舉牌工，有時候去工地當粗工，也會撿回收，不會亂辦信用卡，街友們賭棋時，他也不會加入，算是很配合的街友。」社工

聲音平穩清亮。

「他不會賭？」健豪揚起聲音。

「不會，他也不喝酒，大部份都安安靜靜地，這次是因為有人發現他都沒有動，舉牌時間到了，他也沒有起來，去搖他，才發現他根本昏迷了，送了醫院，才知道是血糖過低。」社工續言：「還好有熱心的街友，不然，他就這樣走了，就無法回家了。」

那他幹嘛回家？問題擱在心裡，沒有問出口。

「那一次後，在醫院裡，他才說他的真實姓名，才說了你的名字，我們才找到你。」社工談聊著，又說：「我當社工也好幾年了，家家有本難念的經，你願意重新接納爸爸，也很不容易，辛苦你了。」

健豪沒有回話，表情略僵。

社工沒待多久，與老父談聊幾句，交待身體要顧好，就離開了。

回診時，醫生確定口腔內無特殊狀態，約了植牙時間。

健豪上網找了植牙影片，有些影片簡單純粹地像部卡通，有些則血淋反映現實。健豪在心中想著，是該無知地面對植牙？還是知道愈多資訊愈好？帶著無知和帶著恐懼上戰場，哪一個比較可怕？

健豪看著夠多的資訊，確定會有腥風血雨。按計劃提早加了班，他預計排兩天補休，讓植牙後兩天能夠好好休息。層疊著搜尋後的骨血記憶，等待的日子恐懼漫長，腦袋微茫。

手術前，口腔內裡的四隻麻醉，隔離鑽骨的痛疼。

醫師幾次改變轉速，轉速 2000、轉速 1500、轉速 1200，讓密實的骨頭讓出空間，口腔裡有血味，噴水、抽水，來去著一波又一波的血和水。

醫生要健豪時而右側，時而左側，張大、闔小，平穩口氣說著現在已經完成第一階段，要放入植體了。

噙然已遠，此刻回響。

是時光迅疾？還是因思緒拉回那一晚？三十年竟濃縮如一捲快速投影的黑白默片，那些日子裡，健豪的父親沒有一格身影。

討債的人來時，偶爾擊打他，那些夜裡，腦袋裡空盪著回音，緊閉的嘴裡咬著忍耐與憤怒。膽顫心驚的日子裡，健豪用讀書麻醉著恐懼。

健豪高三時，賭場被抄，債主離世，不知因糾紛還是因病。他與母親鬆一口氣，確定往後不再有人追索，於是放心上診所做牙橋，結束了食渣殘存臼齒黑窪的日子。健豪考上了國立大學，當兵。父親法定死亡後，健豪把房子賣了，帶著母親同住都市。

那些日子與此刻，相同點都是忍耐。

最後一波的鑽洞，帶來了麻酸微疼，健豪舉手示意。醫生解釋著，這裡靠近一條大神經，神經會延伸出來，所以會有感覺，是正常現象。

器械持續地工作，直到最後，健豪感覺喉嚨處有些微凝結的血塊。最後，醫生說著，補骨粉、縫合。縫線在健豪口中拉進拉出，縫合那被穿開的孔。

綠色洞布罩下，健豪的眼角漫著小小一片淚水。

請假休養的兩天裡，右半臉頰切換著溫度，冰敷十五分鐘後，放下，回溫，十五分鐘後再冰敷，一個小時切割成四個區塊。

健豪持著小方冰袋，好幾度，臉頰無痛無麻，用手一摸，才知半邊肉都已冷透。放下冰袋，開始日常工作，寶貴的全手十五分鐘，煮食燕麥粥、吃飯、日常家務，就在這冰與不冰之間完成，彷彿是一場間歇跑步的馬拉松，在奔跑與緩步間前進。

吃了抗生素與止痛藥，預防那可能發生的炎症或感染。然而，伴之而來的是早上與下午各一次的昏暈，讓健豪不由自主地躺床臥休。

第二天中午，健豪躺在床上，一覺醒來，已然下午三點。起身，走到廚房，桌上一碗白飯卻滿飽，走到小室，開門後，一股濃厚尿騷瀰滿，老父正面躺臥，氣息緩微，健豪叫喚幾聲，老父猶在沉昏，健豪用力搖晃老父身軀，老父沒有回應，伸手一摸，滿手尿濕，健豪再伸手用力地拍打老父身軀，手掌一陣痛。

他趕緊拿罐裝蜂蜜，用湯匙挖滿勺。爬上小室木榻，一把扯過棉被以墊高老父的頭，老父灰褐嘴唇微開。

健豪左手扶著老父的頭，持匙的右手卻遲疑了。

沒有保險的老父，在未來的日子裡，還有多少錢要花？腎已退化，如果要洗腎，又是一筆開銷……，還是，就這樣讓他走了？但是，如果沒走，只有腦病變，怎麼辦？……。

健豪忍不住咬了下牙，口腔裡傳來一陣痛，直連太陽穴。

他坐下，想起乳牙掉了的那一天。

那一天，中年父親臉色紅潤，神色喜悅，午後回家時帶了三杯放了冰塊的甘蔗汁，和一組無敵鐵金剛的模型，健豪喝著冰涼甜香的甘蔗汁，玩著模型。

父親說了：「今天賺了不少，給健豪買玩具。」

父親下午睡了午覺，一直到五點。母親沒喝那杯甘蔗汁，放到傍晚，已溫。健豪玩得開心，喝完了母親那杯甘蔗汁，對著要出門的父親說：「爸爸，我想要跟你一起去賭場賺錢。」

父親轉身一個巴掌打下，惡狠地說：「不可以。」

八歲的健豪愣住，耳朵鳴嗡，小臉蛋立刻紅腫，母親衝了過來抱健豪，怒吼著什麼，父親轉身開門離去。

父親是什麼時候開始染賭成癮的？

贏錢的日子裡，家裡會有冰涼香甜的甘蔗汁和玩具，那時候，父親賭得還不大，一直到最後那一次，搶奪拿走那包他要做牙齒的錢。

而八歲前的日子裡，外地做工的父親只要回來，都會買甘蔗汁。夏天是放冰塊加檸檬的甘蔗汁，冬天是加薑汁的熱甘蔗汁，一杯又一杯，是他稀薄記憶中尚留的滋味。

健豪再一咬牙，一陣痛疼，些微血腥味冒出。

他似責似喃地說：「才不會讓你這麼好走。」

扶好老父的頭，老父口微張，健豪卻難以把蜂蜜餵入，他用食指沾抹蜂蜜，伸挖進老父的口，手指觸攪著老父的舌下及口腔黏膜。一些蜂蜜從老父嘴唇逸出。健豪等待著，看著老父慢慢張開眼睛，目光濛茫。

等待恢復的日子裡，健豪煮膩了燕麥粥，另外搭配煎鮭魚或鮭魚，一小塊與老父食用。之於他而言，粥已難勾起食欲，唇齒舌都想念咬嚼的食物。抗生素食畢，確定了醫囑上的叮嚀事項後，開始吃起正常餐點，飯、菜、肉，單邊咀嚼，舌頭有意識地不攪混，讓植牙處不被侵擾。

植牙密合需要等候半年。

一個春寒料峭的寒冷裡，健豪下班後，廚房裡一鍋白飯未動，老父身體已硬涼，尿騷未濃。健豪說不出心中的感覺，只覺得空茫，他摸著老父硬涼的身體。老父手裡握著那個褐包，像是一種交待。

健豪簡單地辦了喪禮，他看著遺照，老父面瘦頰陷，嘴角下垂，髮疏白短，那是老父重辦身份證那天拍的。

來捻香的人只有社工，一句：「老先生都圓滿了。」

圓滿嗎？什麼是圓滿？健豪想著，老父終究是好走了。但，這算是好走嗎？未知答案的惑疑如流，該如何泅泳。

三十年的老父，到底去了哪裡？又做了些什麼？他有疑惑，但這些疑惑裡更多的是指責，而非好奇。

如果老父對他說一句「對不起」，他會接受嗎？

他不知道，此刻，心中百感交集，除了已淡的憤恨，還有其他。

健豪在春寒又去時，再辦了一次父親的死亡登記。

打開褐包，清點了皺皺的鈔票和硬幣，將近十萬元，健豪收著，打算買一張給兒子的牙齒保單。他對兒子說：「這些錢，阿公給你的，之後會幫你買一張牙齒保單，可以付五年，你大學畢業後，出了社會有工作，自己接著付，好好刷牙，就不會用到這張保單。」

春寒已遠，初夏冒熱。

醫生持器測量，骨頭確已密合，接下來的療程即是製作假牙以嵌合。

再次回診，心情已較無波盪，無鑽無磨的療程尾聲，僅剩張大口，讓口腔掃描機來回逡巡。想起年輕時要忍耐著一次又一次的口腔取模，那些很像石膏的黏土滿覆，隨即硬化，拔下時，他總有一種幾近連根拔起的害怕。

安裝假牙時，再度張開口，醫生拆除了臨時牙帽，裝牙，一陣緊縮擁擠感浮現在臨近的牙齒上，幾個處理後，假牙終於裝好了。

「來，咬住紙，磨一磨喔，張開……，來，再咬住，再磨一磨……。」

鑽磨的聲音在口腔內，離耳朵依舊一樣近，他微微覺得那顆牙齒似乎有些酸疼，隨即醒知，那顆牙全然為假，不再有感。

重複了兩三次後，醫生拿起器械再度運轉那刺耳駭人的聲響，然而，這次，他不用擔心了，因為假牙上沒有連結神經，不會有痛的感覺，或者說，不會有任何感覺。醫生磨去了多餘的硬稜尖角，讓新的假牙與上臼齒互依契合。

「再觀察一個星期喔，沒問題後，我們就固定假牙了。」醫生說。

他在櫃臺付了尾款，皺皺的一萬元。老父走後，健豪心中一直有股塞堵，

難以釋放。他想了很久，最後，出門看診前從褐包裡拿出。

午後冒著暖熱，診間門口是公園，一棵大苦楝樹開滿紫色小花，扶疏密簇，微微搖擺著。

新牙的日子中，健豪覺得假牙慢慢地融入口腔，只有一次，咬合時產生異物感，一度他還以為是咬合不正，緊張了一下，舌頭探舐後，原來只是一小顆胡椒粒卡在了溝縫，造成了齟齬。

清明連假時掃墓祭祖，先祭拜母親，再祭拜父親。

連假後兩天，健豪排了半天休假，星期三下午診間。人潮略少，沒等多久，他就坐上了診療椅，往後放倒，蓋上綠色洞布罩，配合地張大口。

醫生在他口中持械操作，確定一切都在該在的位置上，然後鎖緊螺絲，填縫，照燈，再磨除多餘物質。醫生叮嚀，如果牙齒有搖動，要立刻回診。半年洗牙一次，一併確定假牙使用無礙。

走出診間，舌尖抵著那顆假牙，堅固的植體牙根，鈦製的柱心神經，陶瓷製成的牙冠，不再會有知覺，那些器械鑽磨時微冒的酸疼，也只是過往的感覺浮現而已。

那棵大苦楝樹在藍天下滿開，一陣風吹，微落細花。健豪打了個噴嚏，鼻子微塞。

都過去了。健豪告訴自己。他深吸了一口氣，再緩緩吐出。

都完成了。健豪再告訴自己。